

元史卷一百八十四

明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宋 濂等修

列傳第七十一

王都中

王都中字元俞福之福寧州人父積翁仕宋爲寶章閣學士福建制置使至元十三年宋主納土乃以全閩八郡圖籍來入覲世祖於上京降金虎符授中奉大夫刑部尙書福建道宣慰使兼提刑按察使尋除叅知政事行省江西俄以爲國信使宣諭日本至其境遇害于海上都中生三歲卽以恩授從仕郎南劍路順昌縣尹七

歲從其母葉訴闕下世祖閱焉給驛券俾南還賜平江田八千畝宅一區已而世祖追念其父功不置特授都中少中大夫平江路總管府治中時年甫十七僚吏見其年少頗易視之都中遇事剖析動中肯綮皆聘貽不敢欺崑山有詭易官田者事覺而八年不決都中爲披故牘洞見底裏其人乃伏辜吳江有違拒有司築堤護田之令而歸過於衆人者都中詢知其故皆置不問其人乃無所逃罪學舍久壞不治而郡守缺都中曰聖人之道人所共由何獨守得爲乎乃首募大家合錢新其禮殿秩滿除浙東道宣慰副使金華有毆殺人者吏受

賅以爲病死都中摘屬吏覆按得其情獄具縣長吏而下皆以贓敗餘姚有豪民張甲居海濱爲不法擅制一方吏無敢涉其境都中捕繫之痛繩以法遷荆湖北道宣慰副使適歲祲都中躬履山谷以拯其饑民賴以全活者數十萬武宗詔更鈔法行銅錢以都中爲通才除江淮泉貨監凡天下爲監者六惟所鑄錢江淮號最精改郴州路總管郴居楚上流谿洞徭獠往來民間憚其強猾莫敢與相貿易都中煦之以恩懾之以威乃皆悅服郴民染於蠻俗喜鬪爭都中乃大治學舍作籩豆簠簋笙磬琴瑟之屬使其民識先王禮樂之器延宿儒教

學其中以義理開曉之俗爲之變隣州茶陵富民覃乙死無子惟一小妻及其贅壻妻証其壻拜屍成婚藏隱玉杯夜明珠株連八百餘人奉使宣撫移其獄委之都中窮治悉得其情而正其罪州長吏而下計其贓至十一萬五千餘緡人以爲神明遷饒州路總管年饑米價翔踊都中以官倉之米定其價爲三等言於行省以爲須糴以下等價民乃可得食未報又於下等價減十之二使民就糴時宰怒其專擅都中日饒去杭幾二千里比議定往還非半月不可人七日不食則死安能忍死以待乎其民亦相與言曰公爲我輩減米價公果得罪

我輩當粥妻子以代公償時宰聞之乃罷郡歲貢金而金戶貧富不常都中考得其實乃更定之包銀之法戶不過二兩而州縣徵之加十倍都中責之一以詔書從事父老或以兩岐之麥六穗之禾爲獻都中曰此聖主之嘉瑞非臣下所敢當遂以聞于朝以內憂去郡民生爲立祠服闋除兩浙都轉運鹽使未上擢海北海南道肅政廉訪使中書省臣奏國計莫重於鹽筴乃如前除鹽亭竈戶三年一比附推排世祖舊制也任事者恐歛怨久不舉行都中曰爲臣子者使皆避謫何以集事乃請于行省徧歷三十四場驗其物力高下以損益之役

既平而課亦足公私便之擢福建閩海道肅政廉訪使
俄遷福建道宣慰使都元帥又改浙東道宣慰使都元
帥天歷初被省檄整點七路軍馬境內晏然徙廣東道
宣慰使都元帥三易鎮皆佩元降金虎符元統初朝廷
以兩淮鹽法久壞詔命都中以正奉大夫行戶部尙書
兩淮都轉運鹽使仍贈襲衣法酒都中既至叅酌前所
行於兩浙者次第施行之鹽法遂修尋拜河南行省叅
知政事中道以疾作南歸於是天子閱其老詔卽其家
拜江浙行省叅知政事至正元年卒贈昭文館大學士
諡清獻都中歷仕四十餘年所至政譽輒暴著而治郡

之績雖古循吏無以尙之當世南人以政事之名聞天下而位登省憲者惟都中而已又其清白之操得於家傳所賜田宅之外不增一墮不易一椽廩祿悉以給族姻之貧者人尤以是多之幼留京師及拜許衡卽知所趨嚮中年尤致力於根本之學自號曰本齋有詩集三卷

王克敬

王克敬字叔能大寧人幼奇穎嘗戲道旁丞相完澤見之謂左右曰是兒資貌秀偉異日必令器也大寧朔土習尚少文而克敬獨孜孜爲儒者事旣仕累遷江浙行

省照磨尋陞檢校徽州民汪俊上變誣富人反省臣遣克敬往驗之克敬察其言不實中道數爲開陳禍福俊悔將對簿竟仰藥以死調奉議大夫知順州以內外艱不上除江浙行省左右司都事延祐四年往四明監倭人互市先是往監者懼外夷情叵測必嚴兵自衛如待大敵克敬至悉去之撫以恩意皆帖然無敢譁有吳人從軍征日本陷於倭者至是從至中國訴於克敬願還本鄉或恐爲禍階克敬曰豈有軍士懷恩德來歸而不之納邪脫有釁吾當坐事聞朝廷嘉之番陽大饑總管王都中出廩粟賑之行省欲罪其擅發克敬曰番陽距

此千里比待命民且死彼爲仁而吾屬顧爲不仁乎都
中因得免拜監察御史用故事監吏部選有履歷當陞
者吏故抑之問故吏曰有過克敬曰法笞四十七以上
不陞今不至是吏曰責輕罪重曰失出在刑部銓曹安
知其罪重卒陞之治書侍御史張伯高曰往者監選以
減駁爲能今王御史乃論增品級可爲世道賀矣尋遷
左司都事時英宗厲精圖治丞相拜住請更前政不便
者會議中書堂克敬首言江南包銀民貧有不能輸者
有司以責之役戶甚無謂也當罷之兩浙煎鹽戶牢盆
之役其重者尤害民當免其它役議定以聞悉從之泰

定初出爲紹興路總管郡中計口受鹽民困於誅求乃
上言乞減鹽五千引運司弗從因歎曰使我爲運使當
令越民少蘇矣行省檄克敬抽分舶貨拘蕃者例籍其
貨商人以風水爲解有司不聽克敬曰某貨出某國地
有遠近貨有輕重冒重險出萬死舍近而趨遠棄重而
取輕豈人情邪具以上聞衆不能奪商人德之擢江西
道廉訪司副使轉兩浙鹽運司使首減紹興民食鹽五
千引温州逮犯私鹽者以一婦人至怒曰豈有逮婦人
千百里外與吏卒雜處者污教甚矣自今毋得逮婦人
建議著爲令明年擢湖南道廉訪使調海道都漕運萬

戶是歲當天歷之變海漕舟有後至直沽者不果輸復漕而南還行省欲坐罪督運者勒其還趨直沽克敬以謂脫其常年而往返若是信可罪今蹈萬死完所漕而還豈得已哉乃請令其計石數附次年所漕舟達京師省臣從之召爲叅議中書省事有以飛語中大臣者下其事克敬持古八議之法謂勲貴可以不議且罪狀不明而輕罪大臣何以白天下宰相傳旨大長公主爲皇外姑賜錢若干平雲南軍還賜錢若干英后入覲賜錢若干克敬乞覆奏宰相怒曰叅議乃敢格詔命邪克敬曰用財宜有道大長公主供饋素優今賜錢出無名不

當也自諸軍征討以來賞格未下平雲南省獨先受賞是不均也英后遠還徒御衆多非大錫賚恩意不能洽今賜物鮮少是不周也宰相以聞帝可其議拜中奉大夫叅知政事行省遼陽俄除江南行臺治書侍御史又遷淮東廉訪使以正綱紀爲已任不縱貪墨不阿宗戚聲譽益著入爲吏部尚書乘傳至淮安墜馬居吳中養疾元統初起爲江浙行省叅知政事請罷富民承佃江淮田從之松江大姓有歲漕米萬石獻京師者其人旣死子孫貧且行乞有司仍歲徵弗足則雜置松江田賦中令民包納克敬曰匹夫妄獻米徼名爵以榮一身今

身死家破又已奪其爵不可使一郡之人均受其害國
用寧乏此耶具論免之江浙大旱諸民田減租唯長寧
寺田不減遂移牘中書以謂不可忽天變而毒疲民嶺
海徭賊竊發朝廷調戍兵之在行省者往討之會提調
軍馬官缺故事漢人不得與軍政衆莫知所爲克敬抗
言行省任方面之寄假令萬一有重於此者亦將拘法
坐視邪乃調兵往捕之軍行給糧有差事聞于朝卽令
江西湖廣二省給糧亦如之視事五月請老年甫五十
九謂人曰穴趾而峻墉必危再實之木必傷其根無功
德而忝富貴何以異此故常懷止足之分也又曰世俗

喜言勿認真此非名言臨事不認真豈盡忠之道乎故其歷官所至俱有政績可紀時稱名卿克敬喜讀書其有所得者輒抄爲書又有所著詩文奏議傳于世元統二年卒年六十一贈中奉大夫陝西等處行省叅知政事追封梁郡公諡文肅子時以文學顯歷仕中書叅知政事至左丞以翰林學士承旨致仕

任速哥

任速哥渤海人自幼事父母以孝稱性倜儻尤峭直疏財而尚氣不尚勢利義之所在必亟爲之有古俠士風而家居恂恂儒者不能過初襲父官爲右衛千戶公卿

以其賢薦于朝英宗召見與語奇之由是出入禁闥待以心腹將擇重職處之未幾鐵失與倒刺沙構謀英宗遇弑遂引去自是不復出仕居常扼腕或醉歸慟哭過市時人目以爲狂莫知其意也泰定中倒刺沙用事天變數見速哥乃密與平章政事速速謀曰先帝之讐孤臣朝夕痛心而不能報者以未有善策也今吾思之武宗有子二人長子周王正統所屬然遠居朔方難以達意次子懷王人望所歸而近在金陵易於傳命若能同心推戴以圖大計則先帝之讐可雪也速速深然之時燕帖木兒方僉樞密院事實握兵柄二人深結納之冬

乃告以所謀燕帖木兒初聞之矍然因徐說之曰天下之事惟順逆兩塗以順討逆何患不克况公國家世臣與國同休戚今國難不恤他日有先我而謀者禍必及矣於是燕帖木兒許之致和元年懷王自金陵遷江陵俄而泰定帝崩倒刺沙踰月不立君物情洶洶速哥乃與速速從燕帖木兒奉豫王令率諸豪傑乘時奮義以八月四日執居守省臣發兵塞居庸諸關召文武百寮集闕下諭以翊戴大義遣使迎懷王於江陵懷王至京師羣臣請正大統遂卽皇帝位是爲文宗論功行賞擢速哥爲禮部尙書速哥辭曰臣曩備宿衛南坡之變不